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四五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武功集

明 徐有貞撰……………一

倪文僖集

明 倪 謙撰……………一三三五

襄毅文集

明 韓 雍撰……………六〇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功集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 魏

中書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 臣 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 范 鼐

謄錄監生 臣 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武功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武功集五卷明徐有貞撰有貞初名瑔字元玉吳縣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尋下獄戍金齒放歸久之乃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有貞究心經濟於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惟傾險躁進每欲以智數立功名與石亨等倡議奪門僥倖孤注之一擲幸而得濟又怙權植黨威福自專卒亦為人構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實深為君子所詬病况允明為有貞外孫所作蘇談往徃回護其詞究不足以奪公論也然其幹畧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空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提要

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

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擬

諸古文蓋夏竦文莊集之流遺編具存固不

必盡以人廢也至其詩則多在史館酬應之

作非所擅長集中羽林子二首靜志居詩話

謂源出右丞然語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人

各有能而不能存而不論可矣乾隆四十三

年七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嘉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卷一

蒙學稿

君師論

明 徐有貞 撰

天下何治有君矣天下何教有師矣天下何君師王天
下者任天下之君師矣夫天之降斯民也能生之而不
能治之故作是君以治之能性之而不能教之故作之
師以教之君師天下所宗主而表儀者也有君師之德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而後能盡君師之道有君師之道而後能盡君師之職
德也其體而道也其用體全而用備也然後天事脩而
民生遂天理明而民心順而君師之責始塞焉故曰一
民不安非治之善也一民不誼非教之善也治教之不
善君師之過也惟昔聖王知其然於是夙夜孜孜敬脩
其躬以明其德凝其道而治教乎天下之民民之有口
腹之嗜也則養之以牲穀而不使其饑民之有形體之
便也則被之以布帛而不使其寒民之有土處之宜也

則營之室廬城郭之固而不使其憂民之有筋力之施也則分之井牧工業之均而不使其勞謹其司牧厚其撫字毆其盜賊除其暴戾一以去其害而存其利也因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則篤之以五典之叙因其有吉凶賓祭之事也則隆之以五禮之秩因其有俊乂慈良之美也則昭之以九德之要因其有才技聲文之習也則進之以六藝之長游之學校章之宅里觀之燕射勸之風歌一以格其惡而導其善也書云天佑下民作之

至也仰之為師仰之至也尊之至則其治之亦必至矣仰之至則其教之亦必至矣乃或不能治之而反害之不能教之而反敗之則是棄天之所命而負人之所尊仰也斯其為失也亦甚矣噫後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耶曰然則求之奈何曰亦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而已矣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則莫若堯舜也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

於王耶曰不然夫治教之官則固有其人矣然孰選而命之乎是固在王矣天命王王命官王任治教之道而百官任其事王任則官任矣王不任而官任者無之是故任則王之任也不任則王之不任也今舍此而責之彼則將使後之王者尸其位而廢其道負其任而忽其責幾何而不為大亂之道也於戲是焉可論君師之道哉

文武論 前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四

世常以文武為二事予甚病之非予之病之為天下病之也為天下病之者何文武為二事則天下無全才天下無全才則吾道之用闕吾道之用闕而天下之事不治夫文武皆吾道之用固儒者之事也為儒而不備文武者不足以為儒古之聖賢皆儒也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暨風后力牧皋陶伯益伊尹萊朱師尚父周公旦或為君或為臣或治治或治亂其所為萬有不同而其所以成則一使其才不全道不備能然乎昔者夫子定詩

書正禮樂贊周易作春秋而其文燦然以著於萬世及夫為魯相誅少正卯會夾谷戮萊人則其武又赫然以威於天下乃所謂真儒也古者軍將皆命卿有事則釋萊於類成功則獻馘於類出謁於學入告於學蓋凡武事而一行之以文文與武胥用才無偏能道無獨行也是故益以文武贊帝之德詩人以文武美吉甫之功春秋之世趙衰亦以說禮樂敦詩書舉卻縠而以為將然則文武之為儒者事尚矣而後世乃離而二之何哉且古之所謂文非今之所謂文也古之所謂武非今之所謂武也夫六藝之具所以徵乎五教九伐之法所以經乎七德內脩而後脩外此治而後治彼故合而言之則儒者之事備矣今也文不知武武不知文天下之人各尚其所好以自傳於二者之習呻吟咕嗶詡詡美筆者則自謂之文跳梁搏攫蹶蹶而馳者則自謂之武彼為是者固可笑矣而所謂儒者又徒矻矻自守於章句之末而不復識其所謂文武者焉在問之則反以為此非我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五

所學故世之人遂以腐儒目之也其亦不足以爲儒矣
嗟乎天下無全才而吾道之用闕由儒者之事失而然
也雖然此豈特爲儒者之病哉天下之任在文武文武
失而天下之事胥失求天下之治得乎哉治不可得也
則亂亂而欲求其復治得乎哉安不得其用危而欲得
其用又可得乎哉予故爲天下病之甚矣儒者之不可
不事其事也使儒者而知事其事文武之才萃於厥躬
天下治則謀謨本朝而萬民以寧天下亂則指顧六師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六

文武論
後

予既爲文武論有見而疑焉者曰文武之爲二途亦已
久矣子奈何一歸之乎儒若文之爲儒固也而武之爲
儒則吾滋惑焉請聞其說予乃歎曰嗚呼文武之爲二

途此予之論所以作也如其不爲二途而予之論又何
爲作耶一歸之儒爲天下論也豈予之所得爲哉今吾
子疑之以爲文武果二乎其不得爲一乎則子有說矣
子其以古之聖賢爲儒乎非儒乎以爲非儒則不可以
爲儒也則其所爲足爲文武乎不足爲文武乎以爲不
足爲文武則不可以爲足爲文武也則其所爲果一乎
果二乎若黃帝風后以下君臣之事業考諸經史可徵
矣吾夫子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之言戰亦曰聞諸夫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七

子則武之爲儒也又何惑之有乎曰子之說則然矣如
今之人非古之人何子且使匹夫而爲聖賢之事吾恐
其難也曰奚若此歟彼非儒者吾曷言吾爲儒者言之
也夫儒者固學聖賢事事非聖賢奚以學爲哉曰子之
言則然矣吾恐儒者之難乎爲武也曰子以爲必擊刺
鬪爭而爲武耶蓋亦有其事矣曰然則吾知子之所謂
事者其亦有孫吳之術歟曰吾豈徒言是事哉蓋亦有
其本矣夫和順剛健之德存乎中英華果銳之氣發乎

外則所以為仁義勇智所以為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乃所謂文武也故文武皆為道之用若世俗之所謂文武者亦有是乎哉今吾子亟問武請姑言武事夫所謂武者非手執兵而鬪也非馳馬而矍鑠也非攘臂掉舌而誑人也非袖錐挾刃而刺人也非誦兵符談戰策空言而動人也蓋惟勇而不撓智而不惑而以之大正於天下天下之詐欺弗能入也天下之要害弗能懼也非九伐之法弗用也非百夫之良弗任也非能慮而能成弗謀也非善始而善終弗為也非順言正名非立忠扶義非能利於天下而除害於百姓弗事也夫是故居則為王佐之道動則為王者之師而天下莫敵也古之大儒固以此而成元聖之功後之儒者有能髣髴其意皆以之立高名大節於當世抑豈特自善而已哉國家得安其治天下之民物得遂其生也自儒者之失其事遂分而畀之戰鬪之人而以名為武彼其為人不出乎古之卒伍之夫其勇非勇也其智非智也不知兵政之謂何

而以之為將帥其所知而為之者惟搏擊之而已矣剽掠之而已矣勝則肆暴敗則竄降而已矣敘攘矯虔牟利徇私而已矣又烏知所謂經國之道正君之義耶故其用之而天下之害滋甚上無所施其仁下無所蒙其利至其奸雄之作則篡其主而虐其民者從而有焉若然而望國家之存民之免於塗炭幸也非實也嗚呼天下之不治文武之不得其人究其所自蓋儒者之事失而然也苟欲振之者必儒者之復事其事也歟曰然則世俗之所稱謂舉非乎曰彼所謂文吾不知其為文也彼所謂武吾不知其為武也彼所謂儒吾烏知其為儒哉吾之所謂儒者蓋真儒也腐儒非儒又烏足道耶故曰欲得天下之全才必得真儒而後可

寬猛辯

或問寬猛之說曰寬猛之說經未之有也聖人亦未之有也其起於左氏所傳子產之言乎經若聖人之言寬則有之矣然非猛之比也其與猛比者蓋自子產始倡

其說而諸子和之或又假之以為孔子之言者後之人由是以為為吏者之法為吏者守之而不失而遂以為為政之道治人之術無踰此者然非也夫為政之道治人之術豈徒寬猛而已哉曰然則人之習固矣為吏者之守久矣子如非之則莫若從而道之今世之為政者有尚寬者矣有尚猛者矣有尚寬猛之中者矣某也吏請為擇之曰固哉若之請也之三者奚擇焉矧今之為言也與昔異昔之寬者寬其寬爾今之寬者直柔以弛而已矣昔之猛者猛其猛爾今之猛者直暴以急而已矣昔之寬猛之中者寬其寬猛其猛爾今之寬猛之中者直柔暴之無分而已矣且夫寬則生盜猛則殺人寬猛交施其政必雜昔之不免而今之云乎之三者奚擇焉雖然子謂我從而道之姑為是擇之則莫若平之為政也昔之言寬猛者固嘗以水火喻今亦以水火喻之可乎夫水之弱也固不壞舟而亦不載舟火之微也固不灼物而亦不熟物政之寬也固不厲民而亦不制民

水之大者則勝舟而覆舟甚矣火之烈者則煉物而災物甚矣政之猛者則威民而殘民甚矣故水平而舟楫之行得其濟火平而烹飪之宜得其味政平而民俗之成得其久有所利而無所害有其治而無其亂蓋政平之善也然平之為政也大矣豈寬猛之足謂哉所謂為政之道治人之術蓋有在乎是已為吏者知所以守之其進乎德矣雖假之寬猛可也曰假之寬猛則何如曰寬之以仁猛之以義寬猛乎仁義之中是德禮政刑之施也雖治天下不難而況為吏乎哉

言行說

言行不可以偏廢也行無言則實而不文言無行則虛而不實二者人之所通病也惟君子為能謹之其或有偏焉則必舍言而取行何者文而虛不若實而實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故言之則易行之則難與其言勝乎行無寧行勝乎言或曰古之人蓋有身為途之人而言必稱聖哲者矣今人而言之也何

傷且夫言也有喙者之不免也而使之不言可乎曰不然古之人所以言必稱聖哲者彼其心誠慕之也其身誠效之也非徒言之而已也世雖羣而謗之無悶也今也言則稱聖哲矣然其心非誠慕之也其身非誠效之也直言之而已爾入乎耳出乎口而已爾人雖不之責也而烏能自靖哉是以古之人非弗言也行之至而言不過也今之人非弗行也言之過而行不及也噫亦謬矣而予也亦何嘗欲其不言也亦欲其言之顧夫行而

已嗟夫聽其言則堯禹之弗過觀其行則桀跖之不如吾無奈之何矣夫人之為人也豈能言而已哉使夫言而可以為君子也是猩猩不得以為獸而鸚鵡不得以為禽矣今猩猩猶獸而鸚鵡猶禽也是人之能言而不能行者則其形雖存亦何以異夫猩猩鸚鵡者耶噫亦可哀也已雖然不特此也夫古之人上之所以道其下者行而已下之所以事其上者行而已師之告其徒父兄之詔其子弟行而已長之誨其幼朋友之相規亦行

而已豈其言乎哉今也上之所以道其下者言而已下之所以事其上者言而已師之告其徒父兄之詔其子弟言而已長之誨其幼朋友之相規亦言而已豈其行乎哉行而已者道成言而已者德廢道成而相成德廢而相廢廢而不已吾不知其可也是故行勝言而治隆言勝行而俗弊吾於是有感焉作言行說不能懲諸人姑省諸已而云爾

夢遊賦

夫何夢之為象兮亶忽罔而難求矧予心之明靜兮匪營魂之繆悠徵往載之多異兮嘗疑夫言之為詩迺疇昔之夜半兮予維有夢中之遊嗟茲夢之孔神兮蓋莫測其所由惟予年之方弱兮禮始冠而成人幸私淑而有聞兮得無昧乎本真誦先聖之遺言兮藉詩書以資身稟仁義以為質兮服禮樂以為文願皋契之我師兮將堯舜之我君羌時運之未亨兮寔子懷而莫遂慕古人而不及見兮徒潛悲而內愧欲遠去而獨藏兮傷隱

淪之自為聊凝思而偃息兮忽神遊乎夢寐恍神遊之
汗漫兮誕宵渺而無方靈悠揚而變化兮儻不知其所
嚮俄分明而訣別兮復遲顧而彷徨告友生而贈處兮
拜父母於高堂指青雲以為程兮云將適夫帝鄉乘五
文之寶車兮建歲時之羽旌驅騏驎而馳騁兮挾虬龍
而騰驤戴華弁而垂塗兮被黼黻之文章帶櫪具之長
劍兮交雜珮之珩璜攬六轡而容與兮鳴和鸞之鏘鏘
邈前路之無極兮爰放遨而徜徉曠吾懷而縱觀兮迴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十四

莫量其所止初發輶於山阿兮歎停輪乎江涘復凌虛
而直遂兮吾又焉知其所以從長風之飄舉兮信一息
之千里命雨師以清塵兮先風伯以啓路台靈霞以翼
衛兮咨黔羸使執度駕雄虹以為梁兮寧雌蜺而縈布
耀列缺之前照兮陟飛霞以高步憑太無之灝氣兮歷
星辰之次舍日月炯其雙明兮予焉識其晝夜幾招搖
而迴轉兮循紫垣而中入察天機之運動兮閱素輪之
噓吸登九重而扣閣兮仰太儀之金宮俛霄階以再拜

兮睹玉皇之聖容靈真紛其列進兮傳錫命於青童飲
予以沆瀣之神漿兮食予以元和之潔豐云俾予德之
不生兮延子壽之無窮恭受賜而遂復兮忻得子之所
思躡天維而左轉兮躡地紀而右之俯環瀛而越厲兮
飄遠過乎瑤池憇閭風之廣荒兮戲方壺而采芝陵弱
水之洪波兮攀若木之喬抵臨虞淵以舒嘯兮升崑崙
而賦詩奏韶簫以娛樂兮引鳳凰之羽儀尋河源之渾
渾兮睨龍門之砥柱馮夷驩而迎余兮靈蛟續紛兮為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十五

余起舞超西圖之莫盡兮連東馳其未極離崆峒之萬
里兮至扶桑而一息弭余節於丹丘兮濯余纓乎暘谷
遲羲和之未御兮看初日之蕩浴藐南疑之鬱鬱兮浩
伊洛之攸攸歸岷嶠之連峙兮汨江漢之交流仰望八
表兮俯瞰九州玄淵下觀兮寥陽上浮迴旋鴻洞兮出
入混茫逍遙相狎兮澹無何之舊鄉余亦欲長生而不
返兮念吾初志之未忘恥離絕於人羣兮思經綸乎家
國策余驂而迅征兮還遂徂乎冀州之北造重華之所

都兮直四門之方啟紛岳牧之會同兮昭旁求之大禮

衆以台之中美兮僉謂余其相當肅明庭而委贄兮瞻

穆穆之輝光帝咨余以敷言兮辭未允而復前式精白

余一心兮乃對揚乎昌言曰天道惟一兮人道惟純純

一惟誠兮實貫天人叙典秩禮兮有品有倫敬以脩之

兮茲惟君臣理乎陰陽兮參乎鬼神歷象日月兮經緯

星辰財成輔相兮保合平鈞一事或闕兮非政之淳民

情如水兮汨之則渾主威如火兮烈之則焚武以禁暴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七

兮文以彌綸惠彼鰥寡兮眷此才賢兇衰無適兮讒佞

無親明厥心德兮身以日新勅戒篤履兮躋乃聖仁剛

健不息兮與道為羣匪臣私言兮惟以前聞既陳詞而

欲退兮帝謂余安所之委吾懷之攸止兮愴無思而無

為永託茲而忘還兮羌番然而覺寤也溘沉疑而自哂

兮亦安知其故也亂曰軒轅夢兮治華胥武丁夢兮說

巖居姬文夢兮望為漁仲尼夢兮旦來符子之夢兮夫

何如予之夢兮夫何如

靜齋記

子友成誼生告子曰誼生之里有胡靜齋先生者其為
行甚高而言甚大來自江南僦屋而居草萊不除其志
意翬翬然而自得也京師之士之請見者多矣其心無
慕焉而有聞於子也將因我以見子子見之乎予聞而
異之曰如乃所云殆所謂隱君子者乎我將見之遂介
成子造乎其居先生出而揖入叙相見禮既坐先生起
謝曰某靜者也辱子惠臨何以見教子乃謝之曰子亦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七

靜者也聞先生之靜是以來願聞先生之為靜也先生

曰子聽之過矣我會稽之鄙人也家鑑湖之曲有瘠田

數畝耕穫之外餘無他營是以此心安然一而無適人

皆得其動而我獨得其靜人皆急急我獨容容人皆汨

汨我獨默默人皆苦憂我獨以休人皆役役我獨以息

不累於人不害於物車馬之跡不至管絃之音不入旌

旄之賞不加鈇鉞之威不及內志不馳外誘不襲悠悠

閒閒萬事不關百年之樂不出乎環堵之間何粵南與

冀北何城市與溪山其有所之隨寓而安今之來此也
人皆謂我為動而不樂而吾之靜固自若也故以靜自
號蓋將以此老焉子以為何如子憮然歎曰於乎逆哉
先生之所以為靜者也然予則異於是子仰而思之天
地之道其本靜靜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陰陽之機出乎
靜入乎靜動靜相生而靜常為之主是謂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子俯而思之則人之道也亦然人之生也其本
真而靜靜性之體所以立也仁義之端發乎靜止乎靜

動靜相生而靜常為之主是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斯
其為靜也蓋自然而靜也因其靜而養之則雖其愚如
子而亦此心安然一而無適人皆得其動而子獨得其
靜然其為靜也不常靜而可動動而可靜靜如止水動
如行雲動靜皆靜心其浩然無有涯際合天地於上下
貫萬物於左右河流於前嶽峙於後於富貴富貴不予
淫於貧賤貧賤不予移於威武威武不予屈雖於萬億
變而予之靜亦自若也及其至焉則孟軻氏之所謂不

動心蓋是矣子雖少也亦將以此老焉君以為何如先
生躍然曰唯願與子同之可乎子笑曰是人人可同也
因揖而別朔日之旦先生乃與成子來請記其語於齋
時宣德丙午春三月上日也

送翁孟學序

士患無可用不患無用之者豫章之木遇匠石為棟梁
雖不過不失為材千里之馬遇伯樂為上乘雖不過不
失為良使樗而遇匠石亦樗爾鴛而遇伯樂亦鴛爾故

木患不材而不患匠石之不顧馬患不良而不患伯樂
之不收也惟士亦然其俊又子諒有猷有為有守者遇
於時固足以經綸國家之事而不遇亦不失為賢也若
夫齷齪委巷之徒遇不過何損益於人哉是故才在此
用之在彼此有可用而彼弗用彼之失也於此奚患焉
古之為士者所以早夜孜孜於學以求其可用而已及
其用之大用之亦可小用之亦可乃所謂不器也如其
無可用而求以為用技短而圖長力綿而任重挾樗鴛

之資而規豫章千里之售不售則怨此鄙丈夫之所為
賢者豈為之哉句曲翁君益學秀爽負奇氣稟然材且
良蓋所謂豫章千里之匹也永樂初薦入文淵閣與
纂修大典書成且有官矣而為不合者所擠罷歸其鄉
久之始召至京授太常典簿復坐事謫海南巡檢者九
年而遷江西廣信府知事比行友人錦衣衛指揮僉事
曲文敏輩知其才有可用而惜其局束在下不得以展
託子推其意為文送之故予具述夫士之所以致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序

說如此嗟乎益學而不以予說為迂其必以豫章千里
自貴重毋輕摧蹶而益養其才力惟所用之而遇不遇
一致豈不賢乎哉豈不賢乎哉

朱氏昆季字序

予友玉峯朱氏三兄弟者伯曰讓仲曰譽季曰誠皆冠
矣而字弗加焉諸友諉於予予謂命字賓之職非友之
職也諸友曰然既冠矣而安俟賓凡人孰無字矧其昆
季之賢耶吾友而不之字抑何以為稱也乃擬字讓曰

庭禮譽曰庭實誠曰庭信遂相與載酒帶即朱氏之居
而告之乃展席行禮諸友咸叙予起執爵酌而獻伯曰
庭禮甫夫理出於天而脩之在人節文儀則匪禮無物
禮不虛行匪讓無實然讓而匪禮吾不允矣惟汝賢其
慎勗之又酌而獻仲曰庭實甫夫德本諸心脩諸身而
遠邇聞焉聲問在焉是謂有其實者有其譽故譽必出
諸實譽而不實吾斯恥矣惟汝賢其慎勗之又酌而獻
季曰庭信甫夫誠惟天道誠之則人人性有信焉是惟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三

誠之之心故至誠無息聖者能之賢者求之惟誠是思
思誠之要信實以之信而不息乃誠之歸彼不信而誠
者則吾不知惟汝賢其慎勗之既獻矣復洗爵而酌之
乃徧祝於三子曰於戲三兄弟夫理性無二原兄弟無
二氣無以伯讓而仲弗讓無以季誠而伯弗誠無以仲
有譽而伯季弗有譽又曰惟三兄弟其以禮相讓以實
相譽以信相誠惟三兄弟尚務學而進道知求仁守而
勇行之則禮也實也信也是自明而誠之歸也於戲三

兄弟惟汝賢其慎勗之於是三子者更酬予而拜曰請如斯語予酢之徧酬諸友諸友更酢之乃書諸簡以退

沈麟字說

吳郡沈伯瑜之子麟美而好脩尤嚮慕乎文學文學之士多與之游焉而咸以為其可進也予於麟善且久一日麟乃造予曰麟之獲從游於先生也有年矣茲麟既冠而不得字於賓敢以告惟先生之命之也予為之字曰景祥焉他日麟復來曰麟之字既獲命矣而其義則未聞也敢問予乃中以告之曰子不聞夫麟之為物乎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主

古今天下孰不知其為祥也然麟獸也獸之類非一麟何獨為祥也是必有以異之矣異之者何角而毛四足而蹠無以異也然而麟非和氣不生非盛世不出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不觸噬而服其類蓋天下之仁獸也獸而仁其異而祥也宜哉雖然麟雖仁獸也吾與子居三才而為人人之仁有大焉五常之性根於心發而為三綱九法之道無所往而不達極而致之則可以參天地

育庶物而與造化為功焉其異而祥也不亦大哉故夫麟之仁仁之氣也人之仁仁之理也理御乎氣氣應乎理麟固人之所致者也苟人而不仁則麟之不如今子人也而命之曰麟豈真志乎麟哉蓋將求乎仁也苟志乎仁則必學以求之而親親也尊賢也老老而幼幼也物物而愛之也由其分充其量隨其所而為之不倦焉使達而在上則可以祥於國窮而在下亦不失為一家之祥也於乎誠若是則所謂麟也祥也吾知其不在彼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主

而在此矣

玉山說

道士蔣珩稿李故家子也其姿甚秀志甚奇而情甚澹自其少時父母以其不類塵俗子伴從黃冠朱鍊師者讀老氏書及長遂為方外之游然能通儒者學識古今議論多奇中但其性自異既不屑就世俗又不樂與其流夷居每獨登高山臨鉅谷向風長嘯其意悠然自得也常自號玉山不肯道其姓名有問之者輒對云玉山

人莫諭其指珙亦不自言也過京師見其鄉人葉孟謙為留久之孟謙妙能畫奇玉山為作崑崙閬風之圖擬贈珙珙曰是得吾指抑未之盡發吾志也孟謙問過子言之予謂其隱逸之流才不當世而遂避而之他者也使之與偕來因諗之曰異哉子之所謂玉山也吾試探子之志可乎吾聞崑崙之山實產玉焉蓋謂神僊所都非馳車羽輪之遊莫能至也子之所謂玉山者其殆是乎然人之所志有異則其取於物者亦異夫神仙固子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五

之所學而玉又君子之所比德者焉子必志乎神僊耶抑亦志乎君子耶苟志乎神僊則非吾所知志乎君子猶吾徒也烏可以輕遺世而厚自負乎顧子之有奇氣秀質生斯世如玉之在山苟有遇出而用之其為璜為璣為璧為瓚為珪璋為瑚璉為瑁與瑞薦大廷奉宗廟所不可缺者庸可以避而積諸世不遺子而子自遺假使實為神僊猶非君子所與也如子不遺世而世遺子則崑崙閬風亦惟子之所之珙不應出而歌曰山之玉

兮吾何售兮玉之山兮吾何游兮孰知吾心君子之儔兮噫

記林泉靜翫圖詩後

客有自雲間來者持所謂林泉靜翫之圖及詩示予予啟圖而觀之則崇山崑崙然長溪環然松檜枿櫚碧梧翠竹森然蔚然列珎琪而挺琅玕其間一叟幅巾野服鬚眉皓然坐盤石而休一人若子者裁冠博帶儼然立侍傍三人若孫者皆青衿總角執事側進若承訓教者餘

欽定四庫全書

武功集
卷一

五

則僮隸焉或操几杖左右或斟泉於壺擲芳於筥若將奉而進者及讀其詩則又皆脩脩然超軼塵俗極隱逸之趣意以為此非人間事殆方壺玄圃僊游者耶將古之高世士者寄傲於萬華廬阜者耶果何為者也客曰是為雲間朱處士父子也處士名某字某與其子景暘皆賢有隱操而景暘之子三又皆循雅好學其居當九峯之間三泖之上有山泉林石之勝景暘攜其子事其父以樂其間恬澹容與與人世無干也前郡守黃侯子